徐文長佚草

徐文長佚草

卷五

論

判

圖書論

淺造化之精蘊者存乎數闡聖人之心法者存乎理盖陰陽五行造化之精蘊也得數而不終于隱矣八卦九疇聖人之心法也得理而不涉于麁矣自伏羲之世王道大行故龍馬負圖而出于河神禹之時九功維叙故神龜戴言而出于洛圖書之說始儆于此矣以河圖言之二七居前一六居後三八在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此圖之文也而伏羲則因以畫卦焉虛五與十以為太極奇偶二十以為兩儀析四方之合以為乾坤坎離補四隅之空以為兌巽

艮震而卦圖之文即河圖之數矣以洛書言之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即洛書之數矣夫自其迹而觀之則圖之體方而用圖書之體圓而用方若不可以比而同自其理而觀之則河圖亦可以叙疇洛書亦可以畫卦實不可以岐而二是故洛書虚其中則亦太極也奇偶各二十則亦兩儀也縱橫十五而互為七八九六則亦四象也四方四隅各有定位則亦八卦也而洛書不可以為易乎河圖之一六為水二七為火三八為木四九為金五十為土此固洪範之五行也通天

地之數五十有五則又九疇之目也而河圖不可以為範乎夫何後世不明圖書諸說大壞有以十為洛書九為河圖者矣有以先天為河圖數洛書為九宮數者矣此皆支離變怪而不足以明河圖之數者也求其得失無異于易者其惟朱子之啟蒙乎是非不謬于書者其惟邵子之皇極乎雖然用異而體同者圖書之文以八而法天者吾心之理學者誠能靜有所存則陰陽五行之體立矣動有所養而陰陽五行之用行矣奚必求諸數之多寡位之離合而後可以言圖書也哉

敵不可以先設論

用兵之妙機而已矣其機之未可也不先設以待其機之既可也不後時而失夫兵貴廟筭豈有不可先設者哉抑不知兵有可以先設者亦有不可以先設者審時勢之順逆察地形之險易量進取之先後擇將帥之賢否料儲蓄之多寡知士卒之強弱閱器械之利鈍以為攻守之具此可以先設者也何者天下之大勢自有一定而不可違而吾之謀議劑量既明亦自一定而不可易雖利害互形成敗迭見而必不可以更途而易轍者也故曰可以先設也

至于與敵相守相攻之間虛實飢餓勞逸強弱之異其情而天時地利人情之異其變則是敵之變化而不常者也而胡取於先設為哉是故敵之為變化也無窮而吾之所以因而應之也亦無窮噫豈將吾之應之而已哉將敵之所以應吾之變化者又益無窮也而吾之所以因之者又何如而可使之窮耶呼吸往來如風雨雷雹交發而不可測而生生不已如環之無端將既見其形而為之勢也猶恐其或失也而況豫信其成心而執為之勢以待其不可度之形哉噫未有物之輕重而徒推移于空衡之上其終

昂必不足信矣莊周之言物化曰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幾萬物皆出於幾皆入於幾夫方其久竹也安知其為青寧方其青寧也安知其為程又安知其程而馬馬而人也此物之變化也出於幾入於幾若然也兵亦如是也故彼方虛也而吾將制之以吾之實也又安知彼不化虛而能為實也及吾之避其實也又安知彼不化實而偶墮於虛也或如此或如彼此兵之變化也亦皆出於幾入於幾者也故曰不可以先設也惟不可以先設也故因於敵因故勝矣夫物有化也兵亦有化也

取勝不難知化難也故曰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也

經綸天下之大經論

道之精難言也故擬之粗以使人之知其細難盡也故括之大以使人之行又難責以衆人之盡善也故歸之至誠以使人之準道也者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五倫也當人之初生而五者之未定也蓋棼棼焉總總焉離而不知其合即合而有似于萍之適相值也而聖人始為之一定以合之臣以屬君子以屬父妻以屬夫弟以屬兄而朋友以屬乎朋友而不知其合之者乃仁義禮智信之五德以自為之合也而聖人者特為之整頓而主張之耳然使

以是五德而曰綈于人則有不勝其觧者而經也者織之以絲也綸也者以此之絲而合彼之絲以至于相紐相繼而不可觧此則匹夫匹婦所家習而户曉者也聖人知五德之不可以盡喻乎中人而以織可以盡曉億兆之夫婦以此經綸之説所由以起也故曰道之精難言也擬之粗以使人之知而是五倫者禮以行之者也其經禮多至于三百而細者且散乎三千舉其大則能者從之不能者亦樂其簡而不阻于難如使舍其五而徒舉其三千三百以告人則人不駭而畔去者無幾矣故聖人不以三千三百駭

乎人而惟舉五者以誘乎人而使之易于入此大經之說所由以起也故曰其細難盡也故括之大以便人之行噫聖人繼持五倫之技亦幾于窮矣而猶未已也人便于知矣便于行矣而便者不能以與儌各從其資之便與習之所安而遂以便為的則過中與不及中者將不少矣而至誠者禮之的而道之鵠也其為五倫則倫之極也賢知者可使損其過愚不肖者可使勉其所不及也至誠標其極以示人而人又樂至誠之為述而不吝于已之為作操畚鍤以就高深方求其陵澤之易于因也故惟至誠為能經

綸之說又起于此矣故曰道雖責衆人之盡善也故歸之至誠以使人之準式者曰子亦聽說耳何以明其然也曰詩云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孔子曰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又曰親親為大尊賢為大而孟子則曰欲為君為臣皆法堯舜而已矣夫詩詠夫婦而及絲緡故知聖人以纖而喻倫以使人之知也孔言九經而先二經故知聖人以大而括細以使人之行也孟言君臣而法于堯舜故知聖人以經綸歸至誠以使人之準也

真知與常知異論 應歲試作

古聖賢之躬行其道也無有所謂知之名也無有所謂知之名則亦無有所謂真與常之異也道不行而後教人以知知知也者始于教者也性不行而後有知有知而後有真與常之異然則真知與常知之說其始于教乎其又始于道之不行乎夫道也者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五倫而性也者仁義禮智信之五德五德類聚于天下而五德渾然各具于人之一心以五倫而觸五德則有惕然以萌油然以出無一毫勉強校計卜度之私存于其中而為之

耳目口鼻身手者莫不嚮應而服從于惕然油然者之所使發之而為言行之而為行據其可見之迹而各有所交也則五德之名從而寄焉噫抑不知人之心惕然油然以生也其精明而不昧者則其知也其發之為言行必依其惕然油然之心而率循不怠者則其行也不精明則必不率循不率循則必不精明精明以啟其行而率循以成其知譬之痛癢然覺則搔摩之矣不待于心之使手而手自為之應又何假于言之命手哉故所謂行者即真知者也都無強勉校計卜度之私而萌芽于不得已而後發則無

所謂知矣而又何以曰常知無所謂常知矣而又何以有真知之别噫若是者其惟堯舜禹湯孔子能之乎惟夫人之不皆五聖人也其性之偏也拘于氣而不能自拔于氣之中則其惕然怵然者非不時露其端倪而昧且怠恒為之主舍其一心而信其小體泛泛然時值于五倫之間而不以五德交之甚則有反道悖德賊仁害義者出于其間于是聖人舉其端倪之露而牖之曰此幾也是爾所當慎者也此幾之微是爾所獨知者也其發也有所謂惕然怵然者則率循之擴充之其勃然怒勝然著倏然而往來者

則屏絕之克去之教之以旨而復詳悉其說說之悉其不信也而復證之以古聖人工夫之密與其功用之大而其道益明是聖人豈欲其出于口入于其耳而已哉凡以欲其知也豈欲其徒知而已哉凡以欲其行而為真知也奈之何行者未必其能行而雖為知者乃竊聖人之言以自大聖人曰幾所當慎彼亦曰當慎聖人曰幾之微獨知彼亦曰獨知以至率循擴達遏絕屏去之類莫不皆然其言工夫也細入于芒毫而論功用之大也亦彌綸于天地叩之以無一隙之可破至詰其所履蹈則礫然碎矣是猶未

嘗游痛癢而曰若行蟻若執熱也不已怪乎是故由不行而後真知始為立教而設有真知而後常知者得以盜竊于其間然則常知與真知何異乎曰無以異也冨人之藏金者曰其金精也其金偽也此其有金體在也可以異也若貧者之說金則無金矣夫常知者非真有知也非真有知是無知之實也既無知矣則亦以何者而異于真知哉故曰真知與常知無以異也

寺觀論

夫自漢唐以來寺觀繁興而財日耗民生日促昌黎氏欲廬其居不為過矣然此亦二氏之徼其徒崇奉之過則然耳彼其初曇與聃之教以四大為虛假以乾坤為逆旅尚安事華居偉厦以奉其身者乎亦猶吾儒者之道其始為棟宇也取以蔽風雨而止而其徼也則有璿臺瓊室以階禍亂者斯豈創制者之過哉抑余有深慨者儒者之闢二氏五尺童子能道之矣乃或假是以濟其私彼其廬若鱗其土若奕又何為者也其不為二氏之所竊笑者幾希

判

舉用有過官吏　吏律

鳳雛名隱南陽先徐庶之推鸑鷟才高北海動禰衡之薦四族放而唐勛二臣誅而楚寧故纖除必奮乎鷹鸇磊落須分乎玉石若夫曹教得罪重登大將之壇都尉無功更拜護軍之爵斯乃亂世不拘夫常檢至于平時貴取夫全才今其為國無心懷私有路居山濤之職乏冰鑑之明名器濫加吹嘘遍及表箋排曙未聞鷹鸇之參苓鷗鷺橫秋俱是植公門之桃李李陵降鹵猶言有國士之風吳起

貪財敢謂過穰苴之略拔駿却登駑馬深慙伯樂之明畫
形慚駭眞龍有同葉公之昧鵠書馳赴排開大隱之荆扉
鳳使徵求穿薄小山之叢桂豈不盛名難副使薛荔蒙羞
公道有斷致林泉攢簇春揚為向陽花木月先照近水樓
臺事同許史之交合處蕭曹之律

脫漏户口　户律

孔福奉祠魯郡名數先還盧仝命子添丁忠貞夙具大統
貴圖書之備有司時生息之稽王者重民聖人式版漢志
尚詳于西域周宣竟料于太原苟有脫漏之奸遂致勞逸

之巽今其男兒墮地已自生神世界連雲利堪使鬼豈為住居深處因思計避征徭埋隱姓名直俾成圖曳白把持毫管不須點綴雌黃塗抹如鴉影含顰蹙森森竹立假稱伯道無兒哀哀花名安報桃源有路藍堪執雉名豈掛于丁圖戶已成觧籍罔登于天府彼王成僞增而尚罪豈蕭何核實以先收編列虛文負緣實患且客居海島尚存五百之誓兵起江東猶載八千之數況于甕牖繩樞之輩欲同雲中物外之人恩均沐手來宣義則毋爭從役君心非獨雖難遍照逃亡官法如爐自合責行改正

任所置買田宅

俸錢如井不須經紀郊原公廨連雲自可委蛇退食故賣憑奪沁水之田稱借而晏子辭爽塏之宅為賢賦陶潛歸去方宜有事西疇之翟氏功勲自合無心甲第豈可沐猴畏謂富貴不歸故鄉因而假虎臨民產業便營任所令其飲過鼴鼠棲愧鷦鷯志在飽食安居口常求田問舍皂盈不離信地輒買膏腴朱轓尚爾臨民混居市井青苗白稻秋收蠶繭之租畫棟珠簾巷識親臨之墅冊圖原在案久知負郭良田車馬昔曾過素意誰家大廈見有威權在手

因而券契盈箱滿戶庄家盡是他鄉之客空梁語燕巳無舊主之役使其居室居官豈下李憕地癖若令金陵遊宦必誅王謝堂前似此存心豈宜居守既加笞罪復没田居

居喪嫁娶

塊枕麻衣既服三年之制洞房花燭雖為徹夜之歡故宣文嚴歌哭之章風人有欒團之咏豈不以悲心易釋抑且痛孝子難求今其心同吴起行愧皐魚聒口桃李夭夭不念桑榆寂寂選時諏日奠雙鴈以和鳴召客邀賓驚滿堂之讌笑淡粧西子暫移深墨容顏坦腹東床遽易小祥衣

復因生忘死破涕為歡陶氏門庭纔飛吊鶴桓家女壻郎

近乘龍流蘇帳煖春風連理枝交夜月嫁妾義乖手魏顆

出妻孝背乎匡章三尺紅羅尚掛翁媼之姓字一雙彩鳳

便飛秦穆之樓臺寄言昨夜新郎請受今朝大杖

起觧金銀足色

金出荊山上品得中央之色銀從梁貢方書楇鐍汞之精

火裡金花烟叢寶焰民間行使猶宜鍛鍊為純天府轉輸

豈得渣滓未化較量似細澀瑟堪戀今某叨居出納之司

謬掌榷酤之任或變賣貨物或收受課程把定權衡徒事

低昂星際懸依火候豈知文武爐中致使起解錢財並無足頭成色雛鵞眼圜文之濫乏鵝翎鈔貫之青價與上同耗因鉛重名雖百鍊尚存麗水之沙認昧五般却帶銑坑之錫匪少翁丹砂所化羨波斯朱粉而成官匪不貪馬識金銀夜氣庇惟作偽可云鉛汞靈胎志在朦朧利圖掩匿虛開批上明書瓜子尖尖及啟封函未見松紋細細鑄學士之魚而未善貯阿嬌之屋以無光異少府之貯藏等何樓之詐偽既加詧罪還擬均賠

私造斛斗秤尺

法度懸于象魏較量無差精微起自黃鍾權衡不爽故足區便釜實王政紀綱輕重短長乃官司平準焦痕隱隱四方印烙同文銖兩平平一樣降頒共制欲適日中之市宜憑天府之藏若有差移即為私造今其卑汚畜志貪婪存心包飯趨塲素識丈夫之賤折衡剖斗誤從老子之文利晰秋毫計深刻骨造斗斛於暗室改秤尺於私家偽起一人害彌中國岌岌木口不遵一定之規燦燦金星錯釘五花之聚升合至鐘石而俱病方寸與銖兩而兼訛益寡裒多截長補短非陳氏之厚施薄斂顆粒當平豈大禹之關

石和鈞程章擅變迭盈無則不妨充道濟之量沙咫尺有遠但可料周妃之裂繒倘盤胡椒八百用之焉得其真若秤鍾乳三千毋乃漫稽其數許行莫準崇帝雖齊藏在王家石氏之珊瑚可等令行楚國周家之贄昂當輕曾紿五尺之童莫道三章之法

失儀 禮律

九天閶闔洞開宮殿之門萬國衣冠共拜冕旒之服班行濟濟劍珮瑲瑲見雉扇之斜分望龍顏而拱立千官影列萬歲聲歡斯臣道之徽純為朝廷之典則今其服周公弁

晃未殺心猿誦風雅篇章尚再相覰乃於朝廷之際全無
儀翼之章舉止不常空立鳳凰池上趨蹌無度深慙鴛鷺
班中無齊桓之功而拜上帶董卓之劍以不趨帝位昭臨
天威咫尺淌池細草未聞委珮之聲萬樹宮花輒敢擧頭
而視不學趙宣之假寐斯皆阮籍之猖狂忽被糾彈徒爾
一身是膽婁時朝罷難移淌袖香烟既加杖罪之條仍罰
月支之俸

宮殿造作罷不出 兵律

宮闈嚴啟閉之司守衛謹晨昏之候凡有百工造作俱宜

一灑邉承鶏鳴紫陌既魚貫以承班日暮漢宮合星散而居肆獸鐶聯鎖魚鑰重關今其不思出向入闈難學御溝之紅葉又匪送歸第宅待徹帝座之金蓮椒龍造鳳扆開琢玉雕金已罷畫蛇添足採虎將鬚俯首苑中借宮花之落影側身階畔亂砌草之芳叢漏將傳長樂鐘聲鴉已帶昭陽日影唱名檢簿空勞姓字傳呼相貌放回徒向班行尋覓被閽豈實生之半夜不出學祿山之通宵誤動靡櫳驚起玉樓翡翠織廻池沼打開金殿鴛鴦致使宮女逸粧似迸劉郎之誤入乃勞官軍逮捕恐為趙武之深藏雖非

竊盜神器之凶竇乃包藏禍心之輩蠢茲諸犯各有明條

衝突儀仗

朱干玉戚鸞儀肅警蹕之稱青幰黃麾虎氏擁風雲之衛九陌清塵於馳道一人臨幸於離宮若非晝夜徼行定使風塵遠跡今其臨甘泉之白刃挾博浪之金椎非挾邪之相逢任縱橫之意氣與花而迎劍佩同柳以拂旌旗諫非夷齊疑扣周王之馬倚燕馮氏誰當漢殿之熊蕩ゝ天衢熙ゝ帝里屠敢聚燕都之市馬猶驚中渭之橋非漢武馳射入山曷敢見留于鄠杜豈秦皇巡遊浮海可得縱觀于

咸陽俠籍有名場中無賴一園華蓋衝開枝葉之雲幾隊幢幡亂却虹蜺之勢吟懸月下軋同賈島之推敲路豈天台可學劉郎之誤入轉鸚鵡而窺雉扇昂鼠首以駭龍顏貌擁車輪假口從橋之諫説遊馬首僞言折檻之忠用懲不軌之姦合處死刑之律

邀取寶封公文

郡縣四旁君門萬里飛行朝見已無王子之仙鳧圖畫流移賴有鄭公之遊馬所以函封進奏無分大小官員今其求縛臂銜騰贊朝廷位在上官行惟下達乃於有司入進

取敵中路邀還一騎紅塵竟棄緑楊渡口半方黃帕取回
古木郵亭遍使脱肩因而入手江湖遠涯難通郵劄之憂
鄉索斜封空想聖明之覽外郡來情咫尺王京迢遞三十
使悲青鳥瑤池萬里猶通書寄黃龍絶塞經年忽到况于
置郵傳命速貴星馳而或羽檄交通撓存路布豈宜使朝
廷見難如鬼帝致上司勢習乎鷹鸇迅速追來展動未乾
之墨離波折起輕分旋印之硃繼荒遍兩河而無聞或盜
發三川而莫覺非緣三月烽火阻絶音塵寶乃半路風波
遅回機密趙高乘巫相之奏堪嘶黃犬之嗟崔山屏櫥生

之書旋反鳴鴟之怪如此橫行俱為不軌置之死地莫俾
生全

私役民夫擡轎

花滿長安但伏馬蹄得意官居葉縣思將鳬翼高飛斯皆
夙著美談抑且不勞民力若粤王輿轎之制便在嶺行玄
宗步輦之權時因兩召臣工有制服御輿踰今其棄五花
之驄乘四人之轎骨鏤合扇兩旁花樣如屏名主逍遥一
片紗紋似霧釘獸鐶于凳面斜虎蹲于床心登臨極山川
之鄉負荷苦閭閻之卒青衿益下望來蟻聚紛紛紫陌塵

中簇去峰屯篏〻帝畿若水官道如弦任重擔輕豈奉青錢之募前呵後擁皆為白役之民既無工食以使令欲同入道于馬牛官非狄老學為夷註之嘲膳豈魏公似被鬼魔之戲終踰絕險詎知衆恙如山長在空中徒取一身似桀誠斯民之瘡膿致我僕以痛瘠屛跡倘與其心肉祖

庸醫殺傷人 刑律

扁鵲識登天之夢倉公祭墮馬之危杏園橘井之神州竹瀝松脂之妙餌斯皆𬂋籠中藥物吏惠伎海上仙方規洞一垣醫傳三世若投白芷須防旋復之花但採黃精復辨太

陰之草症分標本命在須臾若非授術於師可忍懸壺於市今具漿盛砭石不由董奉之心傳背繒葫蘆謾道長桑之口訣言偷蠱藥還招顧兔之舂誇有奇犀曾試駭雞之驗祭澤泥于九候罔知韓女絃長望氣色于三朝莫辨齊侯骨髓況痾易起翻除王丹之蓮消渴難痊却賦金莖之露想匪飢烏頭于曹傳又私懷附子于漢宮死者無辜良心何在丹砂燥起可憐煉竈徒紅玉屑淋成空恨藍田種白若果誤醫罪犯請絕口于岐黃但有故殺情詞煩寄身于鈇鉞

駁受業師

馬帳千餘盡是春風和氣孔門七十曾承時雨化工師道與父道而俱尊門人豈平人之同例今非當仁無志飢興不讓之風問道未先遂我吾從之念偶遭先生于道殊乖弟子之常毀帽裂冠不為醉看風落揚眉吐氣公然怒目星懸曾傳射日之弓猶効逢蒙殺羿未盡遏雲之曲輒學薛譚辭青滴路研硃相應偶坐于十年窓下遡流問道料當拱立于三尺雪中豈可以無諾之人敢肆夫撲拳之毒路逢孺子幸其疾以先驅讒過陳相不待死而後悔設在

文侯之佐必不式段干木之廬使居商鞅之官豈止懸公孫賞之面似此忍心善理豈同九關之科

長官使人有犯

大夫謹上下之班行天使捧紫霄之制勑斯皆出令以治不當受制於人縱有白璧之瑕聽自紫宸之斷今其存心不遜假口為公求疵于掌篆之官洗垢于含香之使未見一封朝奏輒加三木纍頭佐貳小官鎖械朱幡皂蓋畢徵地主追求驄馬繡衣致使庚公不敢據胡床而望月登樓之興何孤陶穀焉能擁妓女以留詞東驛之威安在未嘗

詔旨輙行入甕之刑豈是戎虔可奪收羊之節郎家酒熟

縛畢卓以堪悲大宛馬良沮張騫而致伐定名分之攸繫

仰體統之當嚴欲警其餘合繩以律

徐文長佚草

卷六

序

徐文長佚草卷六

蘭上楚公沁輯校

羅母墓景冊序

常人之處其婦也當其少年夫婦時施芳澤垂笄瑱則纏綿若百年可長相保迨少衰謝至不共飲食衾裯婦之于夫也亦然古語曰女為悦己者容悦則容不悦則不容亦人情然也故人情莫難于處老南昌有羅老者以削像遊吾浙時寓湖之烏清二鎮病且三年書始達其妻魏携幼子岀禮來時羅老死已閱幾月矣魏哀痛踰節并撫其

長子先隨父者宗姓俱長大遂老死葬于清鎮之東長子羅君甚多巧慧通詩書又曉玄理亦精父之工與余方外交王公嘗至是會於其所嘗畫其母墓題八景四趣為冊書乃出而求叙其事余問其母至鎮之年則既甫五十且老矣世人皆以少時死守義不變新夫為難豈知處老之時變其故夫為難耶吾不知羅老待其婦平時于老少親疎之間何若使母而常婦人于恩愛易弛之時三年羇病之旅居其親家而未必肯來欲來而疑其不得見繼見而無救于死死而身何所歸也以是數者疑于中難矣乃以

一老嫗携幼子涉數千里之遠以僥倖于不可必面之人年老發易弛之侶嗚呼益難矣卒果舍其親家以来果不得見果身無所歸而又撫其子以長大而自以身完而死嗚呼又益難矣凡君臣之閒初然恩寵至則亦眷戀久少衰則如路人矣甚則如寇仇事他人矣又事可為則為之不可為則委之無可奈何矣䰟與羅處世人易情衰乃能以死為之可以為人臣事其君以恩寵少衰而變節者之戒以一老婦顛沛越在異境不知難事有幾許在而卒成其子此可為人臣委事于無可奈何者之戒

贈余新鄉序

曩余使君之知新鄉也予方客燕嘗與鄉諸君之客燕者聚詩以送使君之行至是已三年矣使君來朝京師而客燕諸君尚有未去者復作詩以送君之行冊成矣而未授其後予再至則又閱一年矣諸君以序尚缺也命其為之而使君為新鄉甚治賢聲溢轂下意使君必且內召無不為使君喜者至是乃倉卒改知上元上元固京邑然比於內召則少雌且南也以故諸君不能不為使君訝而迫予之序詩也蓋夫以予觀于冊中之詩其始也贈君之覲而

今也值君之遷覲與遷繼吳事然所贈君之意覲固是意
也遷亦是意也意無改也乃固是而知使君爲新鄉之賢
内召固是賢也外遷亦是賢也賢無改也意無改吾黨則
知之賢無改吾黨乃惑而爲君詡是急君之秩不如急君
之賢也予知以是道序之贈之而已矣不知其他諸君聞
之喜曰予言良是然詡亦未可以爲非也予從而知之曰
召固爲右然遷亦未可以爲左也孰是而非孰左而右吾
以付諸無名之毋

送馬衛使序

近世儒生

上事遂忽

大計而不講一大作難四方環視蠢亦悲哉溧陽馬君家世儒生也其人聰明慷慨有遠識始見海上變初起髡首而奴者數萬裸下體側趨詭縛海總將以去沿邊數鎮擁將吏各以千計人莫敢攖其鋒君輒瞋而嘆曰是且不測我負志氣為男子何用抱數寸管坐牖間為乃棄去世儒生文字悉取古名兵家若諸圖籍涉形勝戶口與凡所宜

經畫若讀之數年一旦擲而起曰得之矣而未有其人豈
可以躁出及聞今太子太保胡公總海邊三道兵君喜曰
是真將吾者乃入粟授鎮江衛指揮值公奉命征舟山寇
君仗劍詣軍門謁公曰溧陽馬其學兵有年懷忠憤願受
一旅縶狂寇頸生致麾下公壯之與大剌土兵若干往破
崗馳斷倭賊二入歸報其明年與賊遇劉灣戰輙有功事
聞蒙上賞而提督南京軍務李公者將馳使獎之語在檄
中再明年夏君忽槖弓矢匣劍旦詣軍門以出揖諸僚友
曰鄙 ? 出幸粗試而今年海上寂無事胡可以不歸吾朝

詣軍門謝事矣于是都使坐營某侯暨其僚某君、某等之
在中軍者雖其行而重其人述其事來告須予言以贈且
曰是今司業公某獻以文魁京闈者之弟也予曰馬君知
大計而早講之故能應時而出以試其用與世之儒生異
矣然吾少時得司業公試京闈之文而讀之至所對策其
經畧世罕與儔言兵雖名將弗過也今君乃其弟盖有自
哉若夫出處事業諸君亦既詳之矣請稍約其言以為贈

送馮君之官大田驛序

國朝統一疆宇分列郡縣於道里適均之處或五十里或百里必置郵傳以寓上官公使往來置丞以任其事即周官遺人之職路鄙通置于諸道賓旅者凡使至供其廩餼代飭其車馬有所毋敢留賓而廢事送往迎來迄無虛日丞之職亦瑣且勞矣狡黠者據為利窟丞不能去驕僞者乘傳罔利丞不能禁公賦不給役夫逋逃丞不能支往往私貸以應之吾又以知為丞之難也然亦有卓自樹立委曲以周旋因是以譽起者然必其人素有實德真才者而

後可與其然乃今則異於是比朝廷假驛之日訖于收下禁于天下凡過客由傳輦非銜命勞國之臣類不得食且役于驛近日遺人之職故得勝任且適馮君憶蘭者予曾稽庭也為人孝友忠純與物無忤比其遊儒業以給事于名法也又諳習世故儕類多之今役溯而敘官得闕中大田驛之丞親友在燕邸者將祖以送之而屬言于予予惟以馮君之德之才其在驛也即使處當疇昔疲困繁瑣不得為之曾以彼其能猶當超譽而馳騁未蹶也矧當今日朝廷假驛之收而嚴其禁過客不敢逞而爭者得為之日

即其謦之起而雋樾賞知其猶持左券而合之右不期然而自無不然矣君籌其拭目哉

壽来翁序

華封人之祝堯曰多富壽男子堯皆辭之而華封人解之堯無以應堯似着義封人似通義此雖出莊子未可盡信必莊子假堯與封人問荅以自見其旨晚世人今無着也然以莊子之範亦尊富與壽不知與莊生假借封人之說同歟否歟也然即今世法而觀之富與壽豈非人人所宜尊哉養親之具或酒或肉無財不可以為悅也計親之年一憂一懼金滕且欲代其齡也噫富與壽可少哉来翁蕭之巨族也翁少壯時為諸生高等檀時譽及長公其早膺

鄉薦拜令知遠綽為良牧仲公以踰繼授經術名重旅單季子治生貲甲一邑翁則盤桓大江朝潮暮汐鷗鴈之浮況龜鼈之詭異貫帆漁艇日霽月明一觸於目晴娛於裏往往形諸詩歌間亦揭之聯帖並嘯傲寄當傳誦鄉閭一餐一飲水陸隨舉或伯或仲畢請有餘而且年餘八袠矍鑠善飯洪範二福翁並兼之至於多男並稱克肖範所未及翁復兼享真為聖世之逸民不減資邦之大老綽楔百歲兀爾通衢以方文靖孰曰不然華誕届期祝者雲集而翁之壻某來祈鄙作仰祝翁齡自慚不敏貽笑大方徒以

云云恧焉涉筆

壽王翁六十序

世傳張平叔之有事於掾也毀所掌之書以活諸繫而平叔自述云道家用內外兩丹乃黃老為人貪着故借此方便法門以誘之入清淨如小兒嗜甘而病苟驟藥以苦則啼而吐以蜜和若苦匿於甘引劑也投其嗜漸之而病瘳矣實功也黃老得之以上昇平叔得之以解並由此旨固也然意者掾之活人得毋鬼神陰佑於其間耶後之掾者則不然不貪外且着內畔平叔所稱黃老旨奚啻千里王君之掾於邑也一染指即棄去不欲以行止易功名不知

有貪且着里人始尊信之無不改日以視兄嫂亡撫其孤
昨舉于鄉為名士君安之亦不改步以貓夫婦宜於閫兩
兒子待奮於塾恬淡之操宫倡而商和之頭鬚交白矣亦
不改音於指夫無貪與着也恬淡也等而上之清淨也有
安與勉其支也究其本則一也君之性稟其偶合一支于
平叔哉况皆掾耶君年六十丁孺人亞君年一千其闡德
右所稱商而和之者是也親知丐余文以壽余固以平叔
視然平叔之頌無所闡倘亦可以劉綱同昇擬耶

壽葉太封人六十序 代

世之論婦道者必曰相夫論母道者必曰教子雖德吹能徽祥發吉無不以此相告語叙述者於是里巷無不中之男而閨中無不順之女言之者不足以為表闡之者適足以為疑久矣夫文之不足信也雖然可并其信者而盡廢其文乎游寧葉太封人其始歸徐翁也翁以才豪蓋一世稱潤畧之儒封人既靜制其雄而柔伏其氣至教諸子出則令其奉外訓以佐成父師之嚴入則用母愛以脫其束縛而悅豫其志意諸子遂為世名儒執經籍諸生或仕為

大夫無不脩職業勵士行以悅封人之志若夫封人之賢多言之不能竟其說少言之又不能殫其事至若世所稱婦與母之道言之不足以為表而闡之足以為疑者固可以示的而者信矣盖當其翁存時其結髮而與諸子某某輩握手定交登堂拜母得附于兄弟末行既以沐封人之訓而勵某君與某婚因封人之故宜莫如某之知且信也誠欲言而未有路會封人今年為六十壽則既可以言矣而又愧其不能文也以不能文之人其敢自謂盡封人之賢惟是寫中心之藏以祝頤長久則某之意或有取也

黃潭先生文集序 代

近世以科條求士士羣趨而入習之以急于售而試其用其視古人之文則見以為妨已之業也遂相與棄去不講間有嗜之者或搜拾舊墳摩切音響晛然一老生學士耳而於當世之務缺然無所營於心焉夫士急于用而不知有古之文其或溺於古之空文矣而無補於今之實用焉不拘於俗學則陷於迂儒此其人生而無所寂於時死即泯沒於後世矣尚望其文之能傳且久哉吾鄉有黃潭先生者少負異稟有遠志其始為諸生時間出舉子業以示

入即業舉者無不斂手避之迨後以試事謁余叔祖康惠公於家公大奇之時則以古人相許重而余及余伯兄瓶山公因得以內交焉既而伯兄與之同學於紫陽院中日從事于性命之學余數得先生之文讀之則見其由顯入微而浸淫于道德之旨矣不數年先生所纂名臣章疏者出余又得而讀之則見其因體發用而究極于經濟之務矣先生之文凡四變而語其要歸則惟其不急于自試以拘于俗學也而後有志于古之文惟其不溺于古之空文以陷于迂儒也而後蘊而為道德發而為經濟以適于今

之用其視吾所謂生無效于時而死即泯于後者之為文何如即益信乎其可傳矣余家世得交于先生而余味其文最深且久迨今下世幾年矣將收其遺而未暇也適其子集而刻之始成抱諸篋中令序諸首展而讀之見其於余家弔死贈生之文而送余官益都者諄諄如昨日語蓋悽然興感焉余雖不敏固不容以無言也第方苦戎務不暇次第評之為述其大概如此至其起家歷仕之蹟則觀於其文而亦可知其為古之人矣

會稽志序 代

邑之貴志非特為令者取舊政之可師與才賢之可表于以佐化理于一二而遂已也盖將察風俗之美惡稽物産之沃瘠驗戶口稼穡之登耗約徭賦之重輕與山川水旱之所由以出利而入獘時調劑而張弛之殆舉百里之大聚方冊中目注心營而坐致其理不煩下堂而得之此邑之所以貴志者貴綱舉而目不能逃也然其道雖全而寡驗即驗且緩不若籌書期會與奔走將迎之事一得則共指以為得一失則共指以為失其為效明而且速也惟其

如此是以任者往往多急于此而怨于彼即有志于為其全亦泄泄然倏然雲興倏然風散矣余昨叨會稽者三年既而覺志之貴于邑者如彼已上記白省中將料貲設館頗有端緒顧謬以召行矣繼余者為丹徒楊首下車值太史張公任告以圖之而書遂成至是謬以序來屬予讀之感曰是書也余當時頗以不及覩舉為已咎及今覩之使當時而果成則未及太史之肉安得董狐丘明筆一光簡冊若今日哉然則余之咎殆書之幸也雖然余始而倖能終之圖渫幸矣抑余圖于趨召之終而倖能舉于下車之

始余誠不能無媿于侯之早見也歟

金剛經序

永嘉云大丈夫秉慧劍般若鋒與金剛燄入能於煩惱匣中着眼取用操而不失不呈伎倆不用訣術斬生死根斷擬議變摧我慢幢毀法愛網剪陰魔之黨羽蕩無明之營盡殲三毒之賊媒擣四相之壁壘八風不動而坐遊淨海七浪不興而立登彼岸然此彼岸自力自登悲不他假佛自成佛生自度生唯佛自成佛故什迦于燃燈佛所以髮掩泥以五花供養時彼佛實無有法可授什迦實無有法可得若燃燈能以佛授云云則燃燈有人相手什迦有我

相爭我受者爲衆生相而授我者爲壽者相爭唯生自受生故胎生四相而胎生成佛云云以故四相一空無佛可名無衆生可名文殊云諸佛尚不可得云何有佛而覺法界法界尚不可得云何法界爲諸佛所覺是名平等是名阿擲菩提是名如如不動古德不云乎莫動着動着生頭角言一動念四相即具也

西厢序

世事莫不有本色有相色本色猶俗言正身也相色替身也替身者即書評中婢作夫人終覺羞澁之謂也婢作夫人者欲塗抹成主母而多插帶反掩其素之謂也故余于此本中賤相色貴本色衆人嘖嘖者我呴呴也豈惟劇哉凡作者莫不如此嗟哉吾誰與語衆人所忽余獨詳衆所旨余獨唾嗟哉吾誰與語

百千齋序

道之於聞也有以多為貴者如賜之聞一而知二未若回之聞一而知十是也於能也有以少為貴者如人以百與千而僅能者我以一與十而輒能之矣是也斯則少而稱貴者在我多而稱賤者在人也宜也而今仮之教人也顧反之曰人一而已始以百人十而已始以千則賤我而貴人也亦甚矣古人有言騏驥日千里跛鼈不止亦至千里惟跛鼈之志不千里則不止寧于中道校遲速于十一千百間哉故凡學者必如跛鼈之責所止而後其收效也於

所謂貴賤少多者悉反之矣其于閒田不得而獨十賜不得而獨一矣生而並行者呼兄曰一呼弟必曰二即一也非二也愚謂以賜之賢其孫田也當舉其大分曰十之一〻云爾不當曰十之二如後世之揣摩華苛〻瑣〻較計絲髮間稱秦得百二齊得十二之二噫可以相正質者鮮矣今乃幸得之得為誰曰吾友虞之嶲鍾氏之貴介名廷英字天毓別號華石以百千徧其齋者也

卷七

題跋

贊

碑

題跋

跋張東海草書千文卷後

夫不學而天成者尚矣其次則始于學終于天成天成者非成于天也出乎已而不由于人也敝莫敝于不出乎已而由乎人尤莫敝于逼乎人而詭乎已之所出凡事莫不爾而奚獨于書乎哉近世書者關絶筆性詭其道以為獨出乎已用盜世名其于點畫漫不省為何物求其倣迹古先以幾所謂由乎人者已絶不可得況望其天成者哉是輩者起倡率後生背棄先進往往謂張東海乃是俗筆儆

家雞遂野雞豈直野雞哉蓋踼跼之死者耳噫可笑也可痛也以予所謂東海翁善學而天成者世謂其似懷素特舉一節耳豈真知翁者哉余往年過南安南安其出守地也有東山流觴處草鐵漢樓碑皆翁遺墨而書金蓮寺中者十餘壁具數種法皆臻神妙近世名書所未嘗有也乃今得復覩是草于門人陸子所余有感于詭者之敝之妄議因憶往時所見之奇之有似于此書也而為敘之如此噫世事之敝豈直一書哉豈直一書哉

金剛經跋

金剛一經自達磨西來指授世人亦以直明本心見性成佛而此經遂以盛行於世其大旨要於破除諸相洵矣何疑然經云信心清淨則生實相又云此法無實無虛亦何說焉善乎曹溪大師之言曰無相為宗無住為體妙有為用余旋三復斯語妄意必謂無實無虛中直得把柄方是了手

又

經中佛言能受持讀誦廣為人說如來悉知是人悉見是

人皆得成就不可稱不可量無有邊不可思議功德夫經既云無相則言語文字一切皆相云何誦讀演說悉成功德蓋本來自性不假文字然舍文字無從悟入誠信心諷詠久之如慧自開真如自見况上根人具上上知一聆遂了如六祖聽客誦經心即開悟佛說是真實語的的不誑則是經也若自誦若勸人持誦功德實有不可思議者

題崑崙奴雜劇後

此本于詞家可占立一脚矣殊為難得但散白太整未免秀才家文字語及引傳中語都覺未入家常自然至于曲中引用成句白中集古句俱切當可謂掣風搶雨手段

又

閱南北本以百計無處着老僧棒喝得梅叔此本欲折磨成一菩薩儻梅叔聞之不知許我作一渡彼岸梢公否王方平有云吾鞭不可妄得也一笑一笑

又

梅叔崑崙劇已到鵲竿尖頭直是弄把戲一好漢尚可擱掇着直撒手一着耳語入要緊處不可着一毫脂粉越俗越家常越警醒此纔是好水碓不離一毫糠衣真本色若于此一恕縮打扮使涉分該婆婆猶作新婦少年鬭趨所在正不入老眼也至散白與整白不同尤宜俗宜真不可着一文字與扭捏一典故事及截多補少促作整句錦糊燈籠玉相刀口非不好看討一毫明快不知落在何處矣此皆本色不足仗此小做作以媚人而不知誤入野狐作嬌治也

又

凡語入緊要處畧着文采自謂動人不知減却多少悲歡此是本色不足者乃有此病乃如梅叔造詣不宜隨衆趨逐也點鐵成金者越俗越雅越淡薄越滋味越不扭揑動人越自動人務濃郁者如鸞雜粧而多以蔗醬非不甘旨却頭頭不切當不痛快使湏報一食單

又

散白尤忌文字文句及扭揑使句整齊以為脫舊套此因小失大也令人不知痛痒如麻痺然且妨照應　韻險處

語尤要天然

又

牛僧孺幽怪錄有張老傳張老仙人也有僕曰昆侖奴梅君述昆侖奴為仙人矣何不用此以証云在張老時已為僕幾時矣今復譎此則益為有據雖皆是說謊中都有來歷况張老說是梁天監中人

題評閱北西廂

余於是悉諸觧並從碧筠齋本非杜撰也齋本所未備全則補釋之不過十之一二耳齋本乃從董解元之原稿無

一字差訛余購得兩冊都被好事者竊去今此本絕少惜哉世謂董張劇是王實甫撰而輟耕錄乃曰董解元陶宗儀元人也宜信之然董又有別本西廂乃彈唱詞也非打本豈陶亦誤以彈唱為打本也即不然董何有二本也附記以俟知者

又

余所改抹悉依碧筠齋真正古本亦微有記憶不的處然真者十之九矣白亦差訛甚不通甚却都忘碧筠齋本之白矣無由改正也齋本子典故不大註釋所註者正在方

言調侃語伶坊中語拆白道字與俚雅相雜詼笑冷語入奧而難解者

柳君所藏書卷跋

余卧病久劇迄無佳悰待筆墨者抱紙研墨時一勸書謂可假此以消永日使成卷軸既而辭去輙圖沽諸柳君悅之而苦囊之乏貸錢東鄰約不缺其子母歲月既積計筭頗多閱所點畫未稱渴驥然則君茲舉殆與五百金買馬首者何異耶時過覽觀不覺感慨

題史朔畫卷後

萬曆辛卯重九日史甥携豆酒河蠏換余手繪時病起初見焦腸欲刮之劇即蒦酒以咲之偶有舊紙在榻潑墨數種聊以塞責殊不足觀耳天池山人徐渭書于蘭蔚最深處

書羣鴨帖

雲渠親丈曩會余于京師觴之至醉不見者十年一日出是綾蒦鴨擧羣航而引渦余為倣書四家祝枝山有云麻姑擲碎砂為戲耳萬曆元年四月五日

題畫竹後

嵩山付紙索草書予初學墨竹善于與紙胸中忽興在篔
簹輒取而歸此

題智永禪師千文

志稱永禪師書千文本以千計今雖去其世已遠而湯無
一存者往年入粵董文簡公家有之急往践匣固佳然不
甚稱也今從陽和太史家得見此本圓熟精腴起伏位置
非永師不能到問其自云得之文成公門客之手顆顆綴
珠行行懸玉吾何幸得題其端

評朱子論東坡文

夫子不語怪亦未嘗指之無怪史記所稱秦穆趙簡事未可為無文公件〻要中鵠把定執板只是要人說他是箇聖人並無一些破綻所以做別人看人〻不中他意世間事〻不稱他心無過中必求有過穀裏揀米〻裏揀虫只是張湯趙禹伎倆　此不解東坡深吹毛求疵苛刻之吏無過中求有過暗昧之吏　極有布置而了無布置痕跡者東坡千古一人而已朱老議論乃是盲者摸索拗者品評酷者苛斷

題楷書楚詞後

慕蘭子深愽古器而法書圖畫尤其專長余書多草〻而尤劣者楷不知何以入其目也古語曰心誠憐白髮玄其斯之謂歟

題自書一枝堂帖

高書不入俗眼入俗眼者必非高書然此言亦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

題張射堂冊首

余始與張君同學書張稍讓之今見此真自謂不及也故識此語於冊首

書花蘂夫人宮詞卷後

余一日同馬翳子泛鏡湖中評詩間偶及銀燭秋光冷畫屏句余曰王建百首宮詞此居第一翳子曰先生誤矣是花蘂夫人費氏作也余爭之翳子曰先生勿爭余當與先生博之余若北當出先生所嘗醉紫窑杯爲先生壽倘南不在先生當以百首書卷歸我余諾之明日翳子携一童持小慣來余梅花館袖中出紫窑杯曰當與先生定南北余於是覓彤管遺編覽之果出花蘂夫人翳子曰先生當何如余曰余不復言姑含是且從吾今日醉也臨別翳子

出素綃歸我余逕一日復以蜀醪觴翳子於舍令翳子朗吟促筆倚之以塞

跋梁武帝豈考功評書

右梁武帝評書並是妙語雖不無抑揚而辭氣從容恣態朗切文其人書法固是入室之徒但抄本舛落無從訂正且一曰袁昂二曰袁昂並不知何謂也至于豈考功則抑揚過當其呂衡張文奚翅尋丈之差迨夫任情則大恣罵詈書可駡詈猶煩入評耶最舛者柴處陳李真同器薰猶矣白推之書不讓京兆京兆真楷如獅搏虎金翅鳥啗龍

幾于元常而考功以為楷不如行殆未之見即其他肩背頗亦不少然謂之盡不知書則不可謂之盡知書亦不可謂盡不能書圖不可謂盡能書亦不可也吾於其論握筆專重第四指而難之矣

題龐德公入山圖卷後

鹿門山有隱君一為龐蘊習禪者也一家並放化其女曰靈照尤禪中之勝文不如也一山而有兩龐亦奇矣

題自書杜拾遺詩後

余讀書卧龍山之巔每於風雨晦冥時輙呼杜甫嗟乎唐

以詩賦取士如李杜者不得舉進士元以曲取士而迄今嘖嘖于人口如王實甫者終不得進士之舉然青蓮以清平調三絕寵遇明皇實甫見知于莅垣而榮耀當世彼拾遺若一見而輒沮僅僅得早朝詩幾首而已餘俱悲歌慷慨苦不勝述為錄其詩三首見吾曲人之遇與世同軌誰謂古今人不相及哉

為商燕陽題劉雪湖畫

劉雪湖一日偶致此幅余見之眉舞鬚動極矣桃間商燕陽見之便掠去攖石登車攀船墮水古人顛貪無賴燕陽

何為敘之既又勒余題敘數字用為券書快其永業真滑虜也然予與燕陽約得此須用名錦裝潢安精舍中使作哥香好茗多調沙曲從來用味觸聲聞發清音之義獲此報者服幾小償倘余至燕此三物即當大罵秦廷持趙璧歸不血濺王衣不止也徐渭書于長安邸中

陳山人畫贊

陳君五丹牡丹稱最嬌蓮素梨水仙玫瑰聚為方圖宛爾錦貝秦鏡古文唐宮繡被春夏錯鋪神領妙會往昔贈予一紙長旆自今覩之不及斯繪

沈君畫贊

沈君醫

萬樹參天根堪海槎意者叢杏秋深不花中有一室是董奉家談道授書朝煙暮霞此為何編素即難即沈君高士意氣可嘉酌酒論詩釣魚種瓜鑑水在門扁舟日挐吏挾高道秋石金華吾一問之舉手一叉七月望後秋興既賒

既漸泱匂細雨灑沙抱圖來告高懸幅斜景既述美人亦

匪誇

鈕嗣巖像贊

龍麟多鬣自古貴鬚鈕之季子于思于思噫嘻不永而

木筆圖贊

天作箋兮雲為墨木筆書空兮儼羲獻之勾勒

三嚟醉飲贊

何以為仙我則未見傳飲而樂是以可羨

椿護圖贊

大椿八千䄵草階妍人生一樂高堂百年㢡也王君明廷
尉梁帝曰掄哉袍帶以錫春杏霞綺宮花映之以奉慈椿
與䄵也孰曰不宜

屏銘

障山得翠障水得清障風得煖障月得明限隔門閾攔截

視聽總謹內外亦養精神

海螺銘

吻兮修兮胸中一嘔維玄維默君子守口

竹秘閣銘 上刻蘭竹

竹之管蘭之蕊筆事已矣三不律湘東一何修惟墨泚沾

臂此物不可已

龍尾硯銘 類有蝸文

梭歘材捫以度其所賦若所薄玆兩全之㡸予角額上有

文蝸脉脉

古瓶銘

古陶之變天與凹凸胡水潛氷據腹以劃瓶則礫只氷其

亡釋

梧桐菴社田記

梧桐菴在三江所之其處若干里相傳元至正間創以祀土穀神入明洪武初里人王景週以其父来庸葬于菴東始舍錢若干于菴之前搆殿屋為間者三以栖神舍後買田為畝者八以為香火費嘉靖其年間週之從孫仲等始請宗入為僧于禹廟曰洪惠者暨其徒如森来守此菴越二年惠與森出所積入所募復搆殿于廟之後為間者復三左右齋禪室數倍之僧舍廚湢視其之數甃石周垣完好堅緻越四年為其月日森之徒道成復取佛之象而增

且新之作門以額蓋菴至是凡三更于其徒而後稱神之居計所舍田爲畝者凡十七始景週舍獨多畝至八其五世孫鄉與其妻鍾畝則三從孫秉禮與其妻陶畝則二巫山高桂妻史氏爲森之族嫂畝則一並俗人森之畝則視秉禮森之徒復有道能畝則視史氏並僧噫茲菴也俗人創構之僧之師徒相繼而拓之茲菴之田也俗人創舍之僧之師徒亦相覯而致之凡以妥神靈祈年穀爲一社邀福旣與滋祠殊而後之人不墜其先業不惟俗人有之雖僧亦有然者且可風鄉黨故于惠君森之來求書石也嘉

為之書

邑侯徐公生祠記　代張修撰

山陰徐侯以召入之三歲予偶過侯所築官塘新祠下有父老四五輩趨而前曰此為前侯徐公祠也公惠政大夫所知且大夫也祠而不碑可乎敢以請予曰諾其後民劉棐周昇洎僧真秀如曉輩請曰至孟棐等侯所屬治塘而有勞者塘成在官路者可五千里其在海者復若干里並有益于民甚大且久而民不知有費是以並祠而碑之至論侯之全則在邑且不能盡舉第曰塘孟侯生有至稟如騶虞鳳凰然以不殺為性是以其于治也恐恐然如良

醫之于蠱瘵惟恐其傷之以鍼砭為戒而以不擾為良方甫下車即杖輿行農畝間悉得民所疾苦若户之富貧與民之強弱奸良及盜賊栲慱猾至倚市之羿平常捕格百出所不禁者侯並設法為之不用一鞭撫不立止息異時丞尊胥牒如蝟毛民如爛鮮至是撫一紙入其所取鄉吏不能竄一字悗訟牒訟者亦不輸一錢與吏撫一卒入鄉勑租稅直與民約投匱最後者始苦以轉輸民争投毋敢逋者他繼遣卒百逋如故也當是時舟子曰卒坐矣我何用舟為或舍舟而捆屨酤且飯于邑門者曰訟者不復食

衙中人矣我何用張為或盡治其壺具吏或走家居閱月而至無一事可為請我使者至所司承旨擬索里中戎家大震侯勿與使者怒亦不為動吏急之輒以病謝里中老稚賴以免者無筭大吏屬訟者于邑就聽斷即必先聽而以書復或涉毛細則不遣其人大吏始甚銜之久之並誦侯非亢已也至于校學生不徒以文又舉公正為民導善止惡使不革面則蒸蒸歟歟如雨之于物令其飽而自化善託者不敢造公既廷言事如溢之在舌亦自卷攣耳侯去之日送者萬人自邑門而達于江遮不得行者百里有

渡江守數日而返者返而復往者淨濕襟者哭失聲者舉酒悲悲而不得飲者亭驛皆是其喜者則有舟子楚篙楫卒與胥買攤記酤而飲者範錫而復壺具而已耳侯之去一也其悲者何人其喜者復何人噫用是可以知侯矣侯用召為工科給事中以累左遷而碑之請為書也乃在三歲前時侯方在要路故當之今侯謫居且以憂沮論久而彌定矣遂書侯名貞明字伯繼家江之貴溪縣

火神廟碑

永樂間自監出鎮浙者曰福公始搆道觀於吾紹臥龍山東麓搆上名佑聖以居玄帝其内門以居神稱靈官王元帥者實司火閒著威異里人嚴之其後羅田張公明道宣城梅公守德相繼來守吾紹或撤去帝象改觀為祠登祀宋臣之忠孝或易祀以先守之賢者而神亦一遷一歸自嘉靖辛丑迄於今弗妥者凡二十有五年其於火之謂入且數忘而神威亦弛不用維茲季春連旬月風怪作踰旬火間發至甲寅大火計赤地以里户以千隻尤甓丘積者

以十數時楊公兆為府臬當之其所馳救既畢力殫策出火政所未載明日復四遣吏書契室給有差又明日齋將遍禱於司火於是里之人某某以神故往告請以其舊所舍觀東地新神廟公可之檄既下通判葛公維熊倡以羨銀五十兩趨事者益集計凡舍施者若干人為銀若干兩凡甓材石若干作字若干楹椽以甓垣計工若干董役者為某某閱若干日而成既成蠲吉日設樂雅用導以奠既奠請榜廟于楊公公榜曰火神廟既榜遂以碑事來請予不知神之興與其司火果何自獨搜神記中載神姓王名

甚始仇薩真人以火焚巳廟卒服其行願為弟子則神固勇於從義其後所用火豈從真人授之耶事雖不經見然人信從之書曰天視聽自我民視聽然則民視聽所在神所在也將焉違古之禳水者必曰玄冥曰顓頊而今之民不知也競祀張侯求拯溺侯亦往往見奇效使今禳火令舍神而曰必求諸心與熒惑與祝融回祿其孰從而孰效哉予妄意鄉人請新神廟及可其新者意如此故借為之紀且繼以歌俾歲時祭享得歌以侑神

河流兮湯湯宛高翥兮神之堂神昔往兮何所鶴來下兮

僞我以火僞我以火兮鶉威虐朝野河流兮戒夜以作神之來兮祁祁葺荷室兮水湄鍛鶉翼兮歛味決野河兮寢之霤進我民兮神堂雜桂鶴兮椒蜓疾為我民兮祲以禳神欣欣兮樂康御倡兮酌醴積我薪兮勿虐以從